

云中岳武侠精品

青锋惊雷

红粉佳人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红粉佳人系列

青
锋
惊
雷
(上)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写在前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递断层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莠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云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目 录

第 一 章	雷电惊天	(1)
第 二 章	魍魉江湖	(20)
第 三 章	游戏风尘	(43)
第 四 章	武林佳丽	(69)
第 五 章	山雨欲来	(92)
第 六 章	杀机四伏	(114)
第 七 章	血腥复仇	(139)
第 八 章	癫龙出洞	(157)
第 九 章	威慑群凶	(179)
第 十 章	刀啸剑吟	(189)
第 十 一 章	尔虞我诈	(204)
第 十 二 章	风云又起	(219)
第 十 三 章	毒剑出鞘	(240)
第 十 四 章	寻衅毁庄	(259)
第 十 五 章	赤山避祸	(278)
第 十 六 章	金梅援手	(297)
第 十 七 章	勾魂色阵	(316)
第 十 八 章	弥勒泥偶	(342)
第 十 九 章	魔中之魔	(368)

第一章 雷电惊天

云沉，风狂，雷电交鸣，好一场夏日的大雷雨。

金蛇乱闪后，接着是炸雷惊天动地，刺目的电光不住疾闪，雷声震耳中，倾盆大雨势如万马奔腾。

一老一少两个人影，沿小径正要进入前面的树林。老人一挽袍袂，寿眉轩动说：“珮儿，快走两步。”

珮儿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后生，身体结实得像一头小牛犊，小小年纪，已经有了六尺余高的身材，要不是稚容未褪，看背影决不像是个小娃娃。

“师父不是说大雷雨时，不宜进入树林，以免被雷火所殛吗？”珮儿笑嘻嘻地问。

“谁要你进树林去躲雨的？”

“那……师父……”

老人用手向右不远处，山坡下树林前的一栋小茅屋一指，说：“咱们到茅屋中躲雨。”

“好，这就走。”

“快，用轻功，看你这几天是否偷了懒，你先发，为师让你十步。”

“徒儿遵命。”珮儿大声说。

一道耀目光华直下树梢，同时响起一声惊心动魄的焦雷，丛

林中最高的那株参天古木，立即火焰飞腾。

老人一跃三丈，像一个无形质的幽灵。

姜是老的辣，老人先一步到达檐下。

珮儿取下背上的包裹，抹掉一头一脸的雨水，笑道：“师父，你老人家只比珮儿快一步半。”

两人都成了落汤鸡。老人抿嘴一笑，说：“你还得下十年苦功，为师才能放心让你独自到江湖上历练。”

珮儿神色毫无异样，笑道：“十年，印珮二十四岁，但愿能不辜负师父对珮儿的期望。哦！师父，要不要珮儿上前叩门，到屋内避雨比较妥当些，刚才那一声焦雷好怕人。”

“好，上前叩门，留意礼貌。”

“遵命。”

叩门三下，久久，声息全无。二叩，三叩，仍然毫无反应。珮儿剑眉深锁，说：“师父，是座空屋。”

“真是空屋吗？”老人不动声色地问。

“好像是空屋。”

“胡说，空就是空，不空就不空，没有好像。”

珮儿脸一红，讪讪地说：“珮儿错了，应该只有一个正确的回答。”

“你应该记住，不能马虎。”老人板着脸说。

“珮儿紧记在心。”

“下次再用这种模棱两可胡乱猜测信口应付的话，必定重罚。”

“是，珮儿记住了。只有一个办法，来证明是不是空屋。”

“那你还等什么？”

珮儿绕屋走了一圈，后门与屋侧的小窗，皆闭得紧紧的，叫唤时毫无反应。回到门口，他从腰带内取出一把四寸长的小刀，

片刻间便撬开了门闩。

但他并不急于推门而入，站在门前沉思。

“为何不将门推开？”老人问。

“师父，有点不对。”他双眉深锁地说。

“有何不对？”老人往下问。

“青天白日，门窗紧闭，里面声息毫无。”

“下雨天，并不足怪。”

“门上闩而不是上锁，可知屋内必定有人。”

“也许风雨声太大，而里面的人却又睡得太熟了。”

“按常情论，那是不可能的。再就是门闩并未加插，而且仅搭住一两分，如果屋里的人有意闭门挡风雨，不会仅搭上一两分便算了，有违常情，因此可怪。”

“珮儿，依你之见……”

“印珮只是感到有些不妥。”

“你的意思是不打算进去避雨？”

“进是要进去的，檐下挡不住风雨，师父请闪开。”

老人依言闪至一旁，珮儿向下一伏，伸脚一点门扇下端，门突然大开。

一声弦响，一颗寒星破空飞出，远及五六丈，贯入一株大树上，入木五六寸，劲道极为凶猛，破空锐啸声令人闻之头皮发紧。

是一支短弩箭，高度恰好及胸，如果有人推门而入，正好射中胸部，好险。

珮儿蹿起闪在门侧，苦笑道：“珮儿在鬼门关进出了一次。”

老人不动声色，袖手旁观毫不感惊讶，笑道：“你能多用心机，是难得的好现象。”

珮儿身形一闪，便蹿入厅中。

“咦！”他讶然叫。

一个灰髯拂胸的老人，端坐在竹椅上，面向外，老眼瞪得大大地，安坐椅内纹丝不动。

他上前长揖为礼，笑道：“老伯请了，暴雨倾盆，叫门不开，不得已启门而入避雨，老伯海涵。”

灰髯老人不言不动，不加理睬。

他自知理屈，重新行礼道：“老伯……”

话未完，他的师父当门而立，沉声道：“这人已经死了。”

他吃了一惊，奔上前察看。

“不可接近。”师父沉叱。

他倏然止步，扭头道：“师父……”

“哧哧哧！”五枚梅花针从半掩的东厢房内射出，发出轻微的破空锐啸，从他胸前飞过，危机间不容发。

假使他不是应声止步，恰好被梅花针射个正着。

他无名火起，猛地奋身扑出，“砰”一声一肩撞在房门上，门倒了，他连门带人倒入房中。

“哎呀……”房内有人叫，其声稚嫩，一听便知是小女孩的惊叫声。

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瘦条儿身材，秀丽脱俗，眉目如画，惊惶地被门板撞倒在床脚下，脸色苍白，泪痕未干，手中紧握住一把匕首，狼狈地一滚而起，身手矫捷绝伦，像一头猎食的豹子，身匕合一猛扑珮儿。

“珮儿快退！”师父沉叱。

珮儿已先一步迎出，叫晚了些，他一掌斜拨，奇快地拨中小姑娘持匕的右手掌背，闪身出腿急绊。

“砰！”小姑娘被绊倒在地。

他飞退出房，叫道：“师父，这位小姑娘好凶。”

小姑娘狂风似地蹿出房来，咬牙切齿急冲而上。匕首冷电四射，急递而出。

师父右袖一抖，便搭住了小姑娘的右肘，喝道：“住手！老夫要知道，你们装了伏弩把守大门，再用梅花针偷袭，所为何来？小姑娘，你最好解释明白，以免误事。”

小姑娘浑身发僵，珠泪滚滚地尖叫道：“你们这些畜生！杀了我爷爷还嫌不够吗？你们……你们这些没有人性的东西，我化为厉鬼也要……”

“你以为老夫师徒是杀你爷爷的人？”

“你……你难道不是吗？”

老人放开手，摇头道：“老朽师徒两人从宁国府来，经南陵要到池州府，途遇暴雨……”

“鬼才相信你的话。”小姑娘揉着手腕说。

珮儿哼了一声，接口道：“住口！你敢对家师说这些无礼的话？”

老人摇手禁止珮儿再说，走向椅上的灰髯老人，伸手一把脉息，苦笑道：“死去已有半个时辰，回天乏术。小姑娘，快准备后事吧，令祖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姑娘大概已知对方不是对头了，伏在乃祖的膝前痛哭疾首，断断续续地道：“三月前，我……我和爷爷从……从池州迁来此地养病，一向平安无事。今早来……来了三个人。把爷爷叫出，三个人一言不发便……便动手行凶。”

“结果是……”

“爷爷昨晚便禁止我出房。我躲在屋内偷看，后来心中一急，奔出和他们拼命，没想到相距在丈外，便被一个左颊有块三寸长胎记的老鬼，一记劈空掌便把我打昏了。不知昏了多久，醒来时已是近午时分，看到爷爷浑身已被汗水湿透，坐在地上养神。那

三个老鬼由有胎记的老鬼扶住另两人，正向南面走。临行那有胎记老鬼说，要去叫一个叫火眼狻猊的人，再来讨什么旧债。”

老人脸色沉重，老眉沉锁地说：“那有胎记的人，叫鬼见愁呼延百禄，是淮北一带凶名昭著的黑道煞星。”

小姑娘拭着泪痕问：“老伯，他们为何要找我爷爷？”

“令祖贵姓大名？”

“我叫甘彤云，我爷爷……”

“我知道了，令祖是甘渊，绰号称千手灵官。”老人变色叫，向门外扫了一眼，急急地说：“小姑娘，你必须立即离开。”

彤云姑娘已看出老人的不安神色，惶然问：“老伯，那……那鬼见愁他……”

“鬼见愁不足虑，可怕的是火眼狻猊，那宇内凶魔生性残暴，嗜杀成性，不动手则已，动则必鸡犬不留。甘姑娘，你必须及早离开。”

珮儿大眼一翻，眉毛一挑，说：“师父，那火眼狻猊既然是宇内凶魔，何不毙了他为世除害？”

“胡说！你胆子可不小。”老人急急叱喝。

“师父……”

“为师有自知之明，对付不了那功臻化境的老凶魔。小姑娘，走吧，老朽替你带走令祖的尸体暂避风头，愈快愈好，迟则不及。”老人匆匆地说，神色极为不安。

珮儿走近，扶起千手灵官的尸体说：“师父，珮儿带他走。”

老人突然大喝一声，大旋身一掌挥出，低喝道：“带甘姑娘从屋后脱身。”

一个灰影疾射而入，突又向后飞退，叫道：“九绝诛心掌！你是九现云龙欧阳天。”

另一个黑衣人跨入大门，浑身水淋淋，腰带上佩了一支判官

笔，当门一站冷笑道：“欧阳天，你要架这段梁子，大概是活腻了。我九幽鬼判留给你一条活路，给我滚出去。”

珮儿与甘彤云已无法脱身，通向屋后的走廊口，已出现左颊有胎记的鬼见愁呼延百禄，长剑指出，嘿嘿冷笑道：“谁也脱不了身。老夫已替你们留下了埋骨之坑。”

九现云龙脸色大变，沉声道：“九幽鬼判沈金与一笔勾销沈福，你兄弟俩何必落井下石？千手灵官在此地逃世养病，你们何苦再……”

先前接了九现云龙一记九绝诛心掌的灰衣人，是年纪花甲的一笔勾销沈福，也是黑衣人九幽鬼判沈金的亲弟，不住揉动着右掌心怪笑道：“欧阳天，即使家兄肯放你走，在下也放不过你，你好好准备受死。”

说完，撤下了判官笔。

九现云龙退至珮儿身侧，用传音入密之术说：“珮儿，为师替你开路，你带着甘姑娘从后门脱身，为师扑向鬼见愁，你便带了甘姑娘夺路。”

“师父……”珮儿惶然叫。

“不许多说，这三个人皆是宇内闻名的可怕妖魔鬼怪，咱们不能全陷死在此地。”

“师父！珮儿要与师父联手一拼……”

“不行，你……”

一笔勾销怪叫道：“不必交代后事了，你们谁也走不了。”

九幽鬼判徐徐撤下判官笔，一步步向千手灵官的尸体走去，一面说：“甘老狗是否真的死了，老夫要亲自查验。这老鬼在呼延老弟与阴山双煞全力一击之下，不是毫无异状吗？可能他在装死。”

声落，举起了判官笔，遥指千手灵官的心坎，作势点出。

甘姑娘一声厉叫，左手疾抬，右脚飞踢，右手前挥，人向前冲出拦阻。

左手发出的是五枚梅花针，右脚的鞋底飞出一把柳叶刀，右手则是一支袖箭，同向九幽鬼判集中攒射。

九幽鬼判一笔振出冷笑道：“破铜烂铁算了吧。”

一阵暴响，针、刀、箭全被判官笔吸住了。

九幽鬼判哼了一声，手一振，暗器全被震碎坠地。

珮儿及时拖住了彤云，急叫道：“不可造次，目下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时候。”

这一耽搁，失去了逃走的机会，九现云龙心中暗暗叫苦。

一笔勾销一声狂笑疾步逼近叫：“欧阳天，在下刚才一掌落于下风，咱们来拼兵刃，你的剑呢？”

“老夫未带剑。”九现云龙硬着头皮说。

“真不幸，在下并不因为你没有兵刃而放你一马。”一笔勾销阴森地说。

九现云龙抄起一张长凳，扭下一根木腿立下门户说：“九现云龙也曾横行天下四十年，水里火里全泡过，从没请求别人放过一马，你老兄的话，对老夫是一大侮辱。你上吧！等什么？哈哈！”

笑声中，人影乍合。判官笔夭矫如龙，排空直进，无所畏惧，直攻九现云龙的胸腹要害。

九现云龙抽出腰带作为兵刃，布制的软腰带在他手中，时软时硬宛如灵蛇，时而棍时而枪，点打挑拨抽缠变化多端，三五照面之后，便将以近攻为主的判官笔迫出八尺外，主客易势，控制了全局。

一笔勾销一再冲错，以令人目眩的奇速再三探入，但皆被腰带所封住，而且腰带不时怒龙般排空卷到，判官笔不易封架这种

时软时硬，可从任何部位随意折向的兵刃，换了百十招，一笔勾销快攻失效，败像已露。

众人的目光，皆被这场武林罕见的恶斗所吸引，四周鸦雀无声，气氛迫人。

“哧！”裂帛响传出，判官笔终于划破了腰带一条尺余长裂缝。

“用‘轻描淡写’侧探。”九幽鬼判急叫。

但叫晚了一步，“啪”一声爆响，腰带一拂之下，抽中一笔勾销的右大腿内侧。

“哎呀！”一笔勾销惊叫，向右后方暴退八尺。

身形未稳，腰带已知影随形跟到，九现云龙的沉叱入耳：“承让了，躺！”

腰带幻化长虹，直射上盘，破空锐啸刺耳。

一笔勾销如果用判官笔封架，带尾折向可能吃大亏，因此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顾不了身份，仰面躺倒避招；一是挨上一带，后果难以预料。

黑影从侧方疾射而至，九幽鬼判掠到，用的是围魏救赵妙计，不救人而反击九现云龙的左肋，叱声似沉雷：“你也接我一笔。”

九现云龙除非打算与一笔勾销同归于尽，不然便得撤招闪避自救，九幽鬼判来得太快，不可能反击。

因此，九现云龙不愿与对方拼命，火速侧跃八尺，腰带反抽，阻止对方追袭。

九幽鬼判一声冷笑，判官笔仍然跟踪递到。“啪！”笔带接触。

腰带断了尺余，向外飞飘。

判官笔长驱直入，九幽鬼判低吼一声钻隙而入。

“哎呀！”旁观的鬼见愁惊叫。

“哧！”判官笔刺入九现云龙的左肋。

九现云龙的腰带，缠住了九幽鬼判的脖子，大吼一声，带一抖，便将九幽鬼判拖倒在地一脚踏住带头，双手拉住腰带的另一端，上下一收，把九幽鬼判勒倒在地上，猛烈地挣扎。

九现云龙全力勒带，手下绝情。

刚才几乎被卷倒的一笔勾销，飞跃而上，判官笔来势似奔雷，要不顾一切抢救乃兄。

珮儿也疾冲而出相迎，大喝道：“不要脸！三打一。”

一笔勾销根本不加理会，笔仍向九现云龙递去。

鬼见愁突然厉叫：“小心小鬼……”

叫的声音有异，一笔勾销一惊，但仅左手侧拂，凶猛的劈空掌力向侧吐出，扑向冲来的珮儿。

鬼见愁也扑上了，形势大乱。

变化奇快，就在这刹那间接触。

电光一闪，乍雷惊天。

首先倒下的是九现云龙与九幽鬼判。

九现云龙的腰带，则勒破了九幽鬼判的咽喉，同归于尽，一命换一命。

一笔勾销的判官笔，刺入九现云龙的后腰。

而一笔勾销阻击珮儿的一掌，竟然落了空，珮儿向下一伏，贴地向前滑，袖底吐出一把长仅八寸的小匕首，锋尖微吐，青芒暴射，一无阻碍地拂过一笔勾销的左膝。

一笔勾销的气功已修至炉火纯青的境界，普通刀剑伤不了他一根汗毛，但今天却挡不住这把青锋耀目锋利无匹的小匕首，左腿齐膝而折。

“砰！”一笔勾销第三个倒地。

鬼见愁到了，一脚蹬在珮儿的背心上。

珮儿贴地进击未曾挺起，起不来了。

小姑娘尖叫一声，不顾一切飞扑而上。

鬼见愁冷哼一声说：“斩草除根，你也得死。”

身后，突传来洪亮的叫声：“你也得死。”

鬼见愁闻声知警，扭头一看，脸色大变，脱口叫：“落魄穷儒！”

最后一个字尚未出口，人已一跃两丈，蹿入走廊从屋后逃之夭夭。

断了左腿的一笔勾销一跃而起，单足跳跃跟人，嘶声大叫道：“带我走……”

鬼见愁已踪迹不见，他只好利用一条腿逃命。

小姑娘扶起行将断气的九现云龙，尖叫道：“老伯，你……”

九现云龙已奄奄一息，嘎声叫：“甘姑……娘，看小……小徒……”

珮儿伏在地上，吃力地抬起头低叫：“师父，你……”

叫落魄穷儒的人，是个身材修伟，年约花甲，穿一身破儒衫的人，刚奔入屋内，突又站住了，转身笑道：“怪哉！嘻嘻！汝人乎？兽乎？”

一面说，一面右掌伸出，像在推拒一件无形重物，上体摇摇。

门口，站着个浑身水淋淋的高大怪人，披散着一头微黄的灰发，生了一双红丝满布的怪眼，狮子大鼻满脸横肉，泛黄的虬须与头发相连，果真有五分像人，五分像百兽之王的猛狮。

看长相，便知是鬼见愁所要请来助拳的火眼狻猊，江湖上凶残恶毒的一代凶魔。

火眼狻猊右手虚空抓扣，火眼中凶光暴射。

双方支持片刻，火眼狻猊收了手爪，冷笑道：“原来是江湖上好管闲事的穷酸，难怪这张嘴如此刻薄。说吧，你是替千手灵官甘渊助拳的？”

落魄穷儒哈哈怪笑，外表泰然但内心紧张，说：“老夫手无缚鸡之力，岂敢妄言助拳哉？去休去休，吾乃万物之灵，岂堪与兽斗耶？走也！”

说走便走，跳至窗下便待推窗溜走。

火眼狻猊大吼一声，抢进伸爪便抓。

落魄穷儒向侧一闪，宛如电光一闪，反而旋至火眼狻猊身后，一掌拍出叫：“畜生何其狂也，吾心懔懔焉。”

“砰”一声大震，火眼狻猊向前冲，撞碎了小木窗，撞倒了窗台，跌出屋外去了。

屋外大雨滂沱，风雨交加，电闪雷鸣。

落魄穷儒并不因一掌奇袭得手而宽心，袖中取出一支秃笔，举笔管就唇。

火眼狻猊一身泥水，爬起从缺口冲入叫：“拼死你这老狗……”

门口抢入一个浑身湿透的中年女人，荆钗布裙秀气外溢，喝道：“住手！”

落魄穷儒的秃笔尖突然飞脱，向扑来的火眼狻猊飞射，速度骇人听闻。

火眼狻猊果然了得，闪避不及便伸手急抓笔尖，抓住了，但身形一顿，上体后仰，冲势倏止。

落魄穷儒笔管离口，移步转身，讶然道：“池大嫂，久违了。”

口不再说讽刺的怪话，神色庄严正正经经，这位游戏风尘的奇人，不敢在这位池大嫂面前放肆，可知这位池大嫂定是非常